

說部叢書

第十四集
編六十一

偵探小說

假跛人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是書敍古代希臘國中各小邦興滅存亡及互相吞併爭戰事自紀元前二千年起至紀元時希臘爲羅馬所滅亡其間或徵諸史傳或採諸譜謠或見諸詩人詠歎者皆確有攷據當作希臘古史讀不當僅作小說觀也

歷史
小說

曾宗冀譯

希臘興亡記

定價
二角

中華民國四年三月二日印刷
中華民國四年三月十四日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十八日再版發行

(假跋人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伍分)

著作人

杭縣

德

緯

發行人

上海

模

印刷人

北河南路

昌

印刷所

鮑

模

總發行所

上海

昌

分售處

北河南路

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長沙

昌

安慶

模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

昌

太原濟南開封成都重慶漢口

昌

桂林雲南南昌杭州蘭谿

昌

福州廣州湖州南京南昌杭州蘭谿

假跛人目錄

第一節 竊案之發現

第二節 跛足人

第三節 印度王之金冠

第四節 尼楷脫之推測

第五節 吉楷脫訪賊人

第六節 賊人之失蹤

第七節 吉楷脫陷賊巢

第八節 尼楷脫之探案

第九節 狄克寶先之交涉

第十節 巴遮之跡賊

第十一節 竊賊之自盡

小偵探 假跛人

第一節 竊案之發現

一日清晨八時半。紐約著名偵探尼楷脫。偕其伴吉楷脫及巴邁加文。共乘汽車。飛馳過梅頓街。至一大屋前而止。尼等一躍下。亟入門。見有警察守門。尼微頷之。不交一言。

愛摩司派來脫者。紐約著名金鋼鑽販賣商。而兼售各種舊珠寶者也。其營業進出之鉅。動輒數十萬金。其名震一時。是日遭巨竊。損失甚鉅。乃招尼楷脫商此事。而汽車所停處。卽其公事室前也。尼楷脫方推門。派來脫已聞聲出迎。面色灰敗。惶急之情。現於顏色。一見尼楷脫。卽呼曰。噫。君來矣。余以電話致君後。刻刻如坐針氈。雖爲時甚暫。然幾不能耐矣。余之所失。駭人聽聞。雖傾家不足以償。奈何。尼環顧室中。答曰。余得君電話。未曾稍延。卽趨至此。君遭巨竊耶。宜室中有痕跡在也。尼蓋見室中顯有被竊之象。派來脫之公事室。狹而長。居樓下。派非零售商。故室中無陳列櫃。前

面惟置櫃檯一座。闊案一張。上罩黑布。爲閱看貨物之處。兩旁有椅數張。蒙以紅呢。狀樸質不華。室左有大保險箱兩口。倚牆而立。另有一箱。則置室後面。與前二箱作直角形。自室前大玻璃窗內望之。歷歷可見。尼四顧。見室旁二箱。均無恙。後面一箱。則已破損。蓋卽被竊者也。箱右側。有欄杆圍其四周。中置書案二。司帳者及書記之坐處也。其側則爲通內室之門。時室中有人四。卽愛摩司派來脫及其正司帳人弗來克林。與警察克乃地。尙有一人。則坐室門前椅上。面色灰白。頭面部受傷。血涔涔下。尼料其必於此案有涉也。然此時顧不暇問。惟點首招吉及巴。趨近被損之銀箱側。語派來脫曰。請少待。俟余先察視。再議方法。又顧二夥曰。從余來。二人聞言。隨尼至箱側。見牆角有隙地。闊約六尺。置盥器小衣櫥各一。牆上有衣鉤數枚。爲銀箱所蔽。故前後均不能望見。倚牆角有粗案一。椅二。案上油燈一盞。油已盡。紙牌一副。半在案上。半已散落於地。尼暫不顧。力察賊人入室之由。至保險箱後。見後面襯板已裂。片片墮地。箱之內部均已顯露。地下遺盛鐵器之桶一。或爲賊人匆忙中忘攜去。

者。地板上且有油漬鐵片鐵屑。并有血迹一灘。點滴直至後窗前。而牆上亦染有一二處。尼細視其窗。有鐵百葉窗及鐵欄護之。欄均橫置。每格空隙。闊六寸餘。有鐵條五已毀。其一已倒於保險箱旁。尼一一細察。已有把握。乃曰。非精於盜者。不能爲之。此必積竊所爲也。巴應曰。余亦云然。竊人必賊中之佼佼者。尼指地下鐵片曰。箱旁之襯板。必爲賊人以大鉗重錐所破。他器之力。均不能及。其鐵櫃必以鐵軸出之。故決爲積竊所爲。且非五六小時不能畢事也。吉楷脫領之曰。誠然。尼楷脫自窗外望夾道。又視外面磚牆。曰。賊必自此窗入室。吉曰。出亦必由此也。尼曰。此事顯而易見。若不見夫地下足跡乎。來去之痕。均在。惜已爲他人足跡所亂。不足爲證矣。然夾道不通街。賊何以能入。殊可疑。尼語時引首出窗外四顧。忽曰。得之矣。彼處非通地窖之門耶。吉楷脫見之否。門上有新啟閉之跡。在爾亟躍下一視。或可稍得端倪。吉應曰。諾。尼曰。余當與派來脫談。試聽其說。

吉自窗檻躍下。立夾道中。詳視模糊之足跡。見果向地窖門而去。其門離窗約五碼。

餘吉至其前。見已堅閉。而其上塵印顯然。乃還至派來脫室。取已拆之欄一。復至其處。以闢地窖門。

尼楷脫與派來脫立室內欄圍處互語。尼莊容曰。賊之所爲極細密。始爲何人所發。請君見告。派答曰。余之正司帳弗來克林首見之。蓋彼先至此也。尼問曰。距今幾何時。曰。半時前耳。約在八句鐘。曰。君已至此否。派曰。今日爲星期一。余例入肆極早。故弗來克林未及以電話相告。余已至此。余知此事。卽以電話致君。未曾稍延。尼曰。然乎。余方以君得知之速爲異也。派指坐室前之人。曰。余入室。見是人橫臥保險箱側。奄奄垂斃。手足均爲賊縛繫於保險箱脚上。口中緊塞破布。殆防其呼救。據云自昨晨卽被縛於是。其人爲守夜者竇先之友。尼曰。彼何至如是。曰。爲賊所擊。據云當時卽不省人事。直至賊將去時方甦。曰。然則賊行竊時。彼已在此矣。曰。然。尼曰。君曾詰其所見否。曰。得其大畧而已。君來時。余方問之。彼以爲竇先已被賊所戕。然徧覓不得其屍。且……尼止之曰。請少待。竇先何人。此人何名。何爲在此。請詳告。俾得要領。

然後余當詢之。派答曰。李却竇先者。余所僱守夜人也。傭於余已四年。餘人極忠誠。余輩呼爲狄克竇先。尼問曰。君於其人尙有所知否。派曰。竇先曾爲巴蘭銀行主闈人。六年前。攜薦書來見予父。尼曰。薦書非竇物耶。曰。確係眞跡。其舊主死。故失其業。旣來見。予父傭爲看園丁。兼充圉人。後復令以守夜。迄於今。尼曰。彼平日終夜駐此不離耶。曰。然。彼別有門鑰。能自出入。晚間八時至此。至晨六時出。余以此處時藏重寶。慮巡捕不足恃。故特僱守夜者監視之。是間所貯。嘗值至二十萬鎊。現適他緣因。所藏尙不止此。今全被竊矣。尼微昵傷者。令勿語。曰。此節俟後再談。請以是人姓名相告。曰。托乃格珊脫也。曰。星期六晚。彼在此何爲。派曰。彼與竇先共門紙牌。尼聞之。頓憶及牆角案上紙牌。乃曰。知之矣。竇先容是人入室。亦得君之許可否。曰。然。余所特許也。尼笑曰。君知此事大不妥否。曰。不妥耶。尼曰。賊人豈不能賄使僞爲其友。先入此室。再乘不備。兇擊竇先。即可肆竊。君亦曾思及此否。派來脫略視其人。莊然搖首。曰。君言固確。然余料格珊脫。決不爲此事。狄克竇先。與彼爲舊友。曾同居倫敦。共

游息者數載。後格珊脫遇險致跛其足。故行必以杖。初至此時。竇先曾以告余。尼曰。此何時事。曰。數星期前也。曰。格珊脫來自倫敦耶。派曰。竇先所言如是。格珊脫來後。竇先爲覓一輕易之事。仍卜居一室。以續舊誼。後攜以見余。求允其友得於夜間出入此室。俾共消此永夜。余以竇先之職。至爲無聊。故許之。此星期六晚。格珊脫在此之緣因也。尼楷脫領之。曰。竇先年幾何。曰。約五十餘。曰。其人何似。狀貌若何。曰。身材中等。髮微紅。目藍面白。貌甚癯。未留鬚。故尤見其瘦。平日忠實勤懇。堪以信任。余未嘗疑彼有意外事也。尼問曰。其人已婚否。曰。二人均未婚。故交尤密。君何以必絮絮詢此無謂事。徒廢時刻。余等亟宜商緝賊之法耳。余所失約值十萬鎊之鉅。如不得返。則余業從此傾覆。而余亦不能立於人世矣。尼哂曰。君勿惶急。君旣招余理此事。余自當極力緝賊以報。君究欲以此案付余。一任余爲之否。曰。然是無疑義。尼以簡捷之語答曰。然則任余所爲可矣。余所問均含有深意。豈肯徒廢時刻。余欲詢之。格珊脫。或有所獲也。

第二節 跛足人

尼楷脫轉身。行近坐門首之人。見其神色委頓異常。奄奄欲絕。他人所語。亦若不聞。其軀幹不甚偉。衣已破敝。染有血漬。面色微黃。是時尤醜。鬚髮均棕色。狀甚蠢弱。面有舊傷疤。其一尤顯。長自左眼角至耳旁。似曾受猛擊所致者。額上有傷痕。在右眼上。血猶未止。自頰下流染襯衣上。所坐椅旁。有繩數段。卽自其身解落者。因被縛嚴。故手腕間已皮破血出矣。

時格珊脫倚椅背坐。首下垂。椅旁柱一杖。尼又視其右腿較左足稍短。膝骨突出。果跛也。尼近其前。曰。爾受匪徒之窘矣。今覺稍安否。格珊脫微昂其首。視尼。搖首低語。曰。余尙委頓不支。適有人以白蘭地飲余。方少蘇。尼迴顧。見巡捕方持一杯立於側。乃語之曰。克乃地。再以酒飲之。巡捕聞言。亟以酒奉格珊脫。尼又曰。爾受擊必匪輕。致委頓如是。格飲白蘭地訖。答曰。謝君之賜。尼婉詢曰。余欲知竊案之細情。君若有所知。請詳述之。君刻能勉語否。尙憶當時之事乎。格珊脫坐稍起。答曰。知之。知之。余

雖受擊。腦幸未傷。尙能追憶也。尼曰。甚善。請以相告。格曰。人若能跡得殺余友寶先之賊。置之於法。則余死亦瞑目矣。噫。天乎。余心碎矣。言訖。淚下。以手拭之。然猶不止。尼問曰。爾確知寶先已被戕耶。曰。余所目覩。尙何疑。曰。格珊脫。爾試述當時事。余願知事前之情狀。星期六晚。爾何時抵此。格曰。先生。余約九時至此。或未及九時。曰。狄克寶先待君於此耶。曰。然是日啓門容余入。一如平時。曰。爾入室後。彼仍扃戶耶。曰。然。余確見其加鑰。彼之職任非輕。故極謹慎。尼又問曰。後此何所爲。亦如平日門紙牌耶。曰。入室後。卽共至牆角。據案而坐。共鬥紙牌。坐處適爲保險箱所蔽。故街外不能望見。而油燈之光。亦爲電燈所掩。格言時。仰首望電燈。尼亦隨視。見有電燈懸圍欄天花板上。乃問派來脫曰。此燈終夕不滅耶。派答曰。然。余嘗以此燈及守夜者爲最妥之監守者。尼笑曰。事或非謬。言訖。又顧格曰。格珊脫君。試述以下事。爾二人鬥牌約幾何時。而事遂發。格答曰。約二時後。然不能確知矣。曰。爾二人曾飲酒否。曰。未也。惟飯時。余曾飲一小杯耳。尼笑曰。猶未飲耳。請述二時後何所見。是時當十一旬。

鐘矣。曰。然。大約爲此時。余等忽聞街上有哄鬧聲。若相毆者。且聞手鎗聲。余等疑有暗殺事。乃亟起立。至門前。門啓外望。則見羣衆去已遠。故仍返室。竇先亦卽局戶同入。曰。格珊脫君爾二人觀望時。曾遠離門首。被賊人乘機入室否。格急應曰。否。否。余扶門而立。未嘗須臾離也。曰。立門首爲時幾許。曰。余確知僅五分鐘。尼曰。返後仍門紙牌耶。曰。然。未及十分鐘。事出矣。尼曰。何事。曰。卽有人以鐵器猛擊竇先之首。竇先仆地。方欲呼救。余亦受一擊。踣數武外櫃檯旁。遂不省人事。數小時後。方甦。則余已被縛而繫於保險箱下矣。言訖。淚下。曰。爾知約在何時。曰。時已向晨。賊等亦事畢將行。先生可再略賜余飲否。余尙覺頭涔涔然也。尼曰。可。乃顧巡捕曰。克乃地。再以白蘭地飲之。克依言授之。格稱謝不已。尼曰。請續言。賊人從何處出。曰。自保險箱後。曰。卽被竊之箱後耶。曰。然。事訖後。余見彼等。仍由其後窗出。尼曰。彼等必自此窗入門。前衆人哄鬧。彼等之計也。賊人故使其同黨爲此。以誘爾等離座出視。則可破窗而入。使爾等不能聞其聲。賊人是時即可乘機啓百葉窗拔鐵欄矣。其上鐵欄。必早已

鋸斷。仍虛設以欺人耳目者。此事明顯無疑義。且舍此則賊人亦無他道入也。派來脫聞之曰。尼君。此必無疑。此室下無地窖。且與鄰屋有厚牆間隔。無從入。賊人入出之道。必爲前門或後窗無疑。格珊脫亟曰。必由後窗入。昨日余臥室中。卽思及之。此君所言尤近情理。故必自此入也。尼亦曰。格珊脫。余無疑於是。爾甦後。賊卽去耶。曰。然。且攜贓去。尼曰。爾見賊之狀貌否。曰。見之。賊均蒙面具來。曰。爾尙憶其形狀否。曰。來者共三人。其二軀幹偉大而凶獰。其一身量甚高。然較其他二人略和善。所衣均黑色。曰。君僅見三人耶。曰。然。餘未之見。尼曰。彼等與爾有所言否。曰。未交一言。惟余曾聞其互相低語。余恐其加害。故臥地不少動。且勿出聲。彼等以爲余不省人事。故亦不相擾。尼領之。曰。此計甚妙。君甦後幾何時。彼等方離室。曰。約十分鐘耳。曰。爾亦見其移竇先之屍否。曰。未也。余最後一面。卽其被擊時。余方起立。亦確然受一擊。嗣此並其影亦不見矣。格珊脫言罷。仍倒身椅上。若不能自持者。蓋以方經刺激。又多言。故不能支。尼注視半晌。卽語克乃地曰。余輩可送之歸寓。爾助之。逕登余車。可不

必另僱矣。尼言時極鎮靜。毫不介意。一若格所言無足輕重者。克乃地聞命。舉手至帽簷。答曰。遵命。尼又顧其夥曰。巴遮爾可伴之歸。若渠實不能支。有所需。可速爲備。辦。克乃地助之登車後。可留此。巴聞言。不作答。惟略視尼之眼色。已知首領之意。欲其詳探格竇之行爲。及所宿處也。格未知其意。猶力辭曰。謝君厚意。可勿伴送。余今覺少安。獨行可無礙。尼慰之曰。否。否。爾尙憊。或有他虞。令渠伴送爲佳。俟余略得端緒。當再與君談。格聞之。不復言。卽獨足起立。以杖支地而行。巴遮克乃地二人扶之。出門。尼自後注視。見其一足。約短三四寸。行時搖擺不已。尼俟其出門後。卽返身趨至派來脫側。

第三節 印度王之金冠

尼楷脫偕派來脫入其公事室之內一室。卽掩門曰。余欲與君密語。有數事欲相詢。派曰。請坐。尼就坐。曰。第一事。君言現適有特別緣因。所藏珍寶值尤鉅。損失出乎意外。君意果何指。曰。此易解釋。余近得愛姆司丹運來大宗金鋼鑽一也。曰。君所經

售者耶。曰。然。貨一月前抵此。售之市中。僅四分之一耳。曰。其餘均存保險箱而被竊耶。曰。然。盡竊去矣。曰。約值幾何。曰。約值四萬鎊。尼沉思答曰。所失果甚鉅。保險箱中尙有他件否。派愀然答曰。所失有鉅於此者。君未知之耳。事極祕密。知之者惟余及某君而已。今若述之。幸君爲守祕密。尼曰。可無疑。某君爲誰。可相告否。曰。其人卽巨富翁及姆司格理來。礦業大家。兼某托拉司之總理也。尼曰。著名人物也。其事若何。派續曰。格理來與余訂約。囑代辦極珍貴之物。君尙憶其子喬治格理來年前旅行事否。喬治至印度。曾與拉普耳王游獵一星期。拉普耳王。印度諸王中最有權勢者之一也。尼答曰。余憶之。且憶報載二人共獵虎。格理來不幸遇險。幾喪其生。拉普耳王拯之。方得免。曰。其事確也。此君與余之交涉。亦由此發生矣。及姆司僅此子。愛如掌珠。心感拉普耳王拯其命。亟欲有以報之。然拉普耳王身爲貴爵。奇珍異寶。無所不有。若餽以常物。豈能得其一盼。酬以資。則於禮不恭。及姆司尋思久之。方得一策。擬贈以金冠。上綴各種鑽石珍寶。意旣決。就商於余。囑余代辦。訂定共值五萬鎊。又

不欲爲拉普耳王所預知。故囑余祕密從事。其約爲三月前所訂。余乃爲收集各種珍寶。今方畢事。尼曰。然則不久將製金冠耶。曰。然。曰。君已與金鋪道其事否。曰。未也。曰。君之收集此珍寶。他人有知者否。派答曰。決無人知之。卽余之書記。亦未之告。曰。此寶卽貯彼保險箱中耶。曰。然。曰。然。則君所失共約值十萬鎊矣。曰。并余所存。足值此數。尼楷脫低頭沉思。又視門數四。乃於椅向前。鄭重言曰。派君。此事必尙有人知之也。派作不信狀。問曰。君何所見而云然。曰。余以意料得之。否則被竊。何以適在此貯寶最多之時耶。曰。余不信此事。竟能爲他人所知。尼決然曰。君勿自信太過。試聆余說。當時君亦以珍貴之品。貯此保險箱否。曰。然。余均貯之此箱中。其餘二箱。以近室門。不甚謹慎。故僅藏簿籍而已。尼點首曰。是矣。守夜者知之否。曰。余料彼略有所知。曰。君何以知之。派曰。余每啓箱。不避寶先。故時爲所見。近以收藏尤多。故囑其格外留意。然彼所知止此。而余亦未嘗略疑。寶先有他故也。尼楷脫見派深信寶先頗不謂然。惟亦不言。卽起立。謂之曰。足矣。君若欲余得賊還贓。君必依余所定而行。余

將以方法通函致君。請勿自誤。派急應曰。必遵命行。尼又曰。至於余之所問。若君已知余之所疑。亦請毋多言。勿以告他人。此事盡付余足矣。曰。君所囑。余必凜遵。尼曰。善。若有所得。卽當告君。言訖。返身出公事室。方出門。吉楷脫自箱後。趨出。尼急就之。共立牆角語。使人不能聞。尼問曰。爾有所獲否。曰。余直入地窖。且達彼宅樓下一室。其中爲食物行裝瓶處。余細察之。似近來未嘗有人在彼作事。尼恍然曰。然則賊人。於行竊之先。必預賃彼室。以爲行事之地也。吉點首曰。然。余且得其蹤跡矣。地窖及彼室中。均有血痕。余又自地拾得鑰匙一串。泥污手巾一方。角有D字。於案顯有關也。曰。D字耶。或卽竇先之物也。吉曰。卽鑰匙。亦必屬竇先者。中一枚。適合此間室門也。竇先必受重傷或已死。故血蹟淋漓。格珊脫語君時。克乃地均以告余矣。尼決然曰。從余來。余將一視此跡。

第四節 尼楷脫之推測

尼楷脫備聆衆人之言。知竊案必積賊所爲。否則決不能如是周密。且所用器具。非